

无缘情结

周健强

JIE
WUYUANQING
JIE

百花文艺出版社



无缘情结

周健强



@y

百花文艺出版社

4282/05

目 录

一双小姐妹.....	(1)
沉重的枷锁.....	(5)
“姥爷太伟大”	(12)
夜访之谜	(19)
公园奇遇	(24)
寻人与来访	(32)
三个俊妞	(39)
惨苦的回忆	(45)
落榜遇险	(55)
输血抢救	(63)
“都是因为”	(72)
三个对象	(77)
奶奶和孙子	(86)
无臂强人	(93)
似曾相识.....	(104)
伊甸梦回.....	(114)
牛黄嚼舌.....	(125)
受宠若惊.....	(142)

想否恋爱.....	(148)
雏雁折翅.....	(154)
试探隐喻.....	(161)
再生变故.....	(169)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77)
我是你的.....	(189)
抓“三怪”.....	(202)
独身主义.....	(210)
“玛梯尼造反了”.....	(219)
我没认错.....	(228)
他到底是谁.....	(233)
“哦，素丁香！”.....	(241)
那熟悉的手感.....	(249)
手足情深.....	(257)
错综复杂.....	(264)
衣冠禽兽.....	(272)
母子诀别.....	(278)
失之交臂.....	(288)
死而复生.....	(293)
奇峰迭起.....	(298)
大难不死.....	(306)
无缘情深.....	(312)

一双小姐妹

俗话说：“一娘生十子，十子十个性。”这话一点不假，我姐姐的两位千金就是典型例证。

单从长相上说，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老大卫卫长得秀眉秀目，樱桃小口，白白净净，加上柳条儿似的腰肢，活脱是古典仕女画上那种纤纤巧巧的美人儿。老二星星高鼻子，大眼睛，配上运动员似的体态，大大方方的，是现代型的漂亮小姐。姐妹俩相差仅一岁，是像双棒儿似的形影不离地长大的。但那志趣爱好，为人行事，可真有点“天壤之别”了。卫卫生性随和，巧嘴花舌，忒会哄人儿。星星“闷哧闷哧”的，不苟言笑，总是瞪着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看看这个，瞅瞅那个。要她叫声叔叔阿姨可难啦！

最好玩的是她们小时候，我和姐姐有意给姐儿俩穿同样的衣裤鞋袜，当我一手领一个走在街上或公园里，总有些特别喜欢小孩儿的女同胞，驻足笑咪咪地夸：“多好看的一对双棒儿！跟画的似的！”

每逢这时候，卫卫就会乖巧地启动花瓣儿似的小嘴，甜甜地说一声：“阿姨好！”

星星却撅着小嘴直扯我的衣服催着快走开。可巧那阿姨

注意她了：“哟，这是妹妹吧？长得多漂亮哇！瞧这双大眼睛，亮得跟星星一样……”

“她的名字叫星星。”卫卫脆声介绍。

“多好听的名字！多好看的孩子！又这么乖，妈妈真有福气！”

怕人误会，我赶紧说：“这是我姐姐的心肝尖儿，谁见了都夸！”

光顾说话了，没注意星星早已松开我的手，全身笔直地俯伏在地，连嘴巴鼻头都紧贴地面。

我以为她摔倒了，马上抱起她说：“摔倒了也不知道爬起来，真是……”

谁知我还没直过腰来，她又原地趴倒了。

“嘿，小星星，你怎么趴地下？把花花衣都弄脏了！”

那位热心的阿姨也奇怪地问：“哟，这孩子怎么啦？”

还是卫卫明白，她告诉我：“这是星星生气了，她生气就趴地。”

“生什么气呢？不是都夸她吗？”

“说她漂亮，眼睛大，她就生气……”

真是个小怪物，竟不喜欢听人夸赞！我笑着说反话：“谁说我们星星漂亮呀？星星一点儿也不漂亮，眼睛也不大！就爱听满姨的话，一轱辘就爬起来罗！”

她果然像小肉虫子似的，一缩一伸就站了起来，还掸身上的土。

那位热情过人的阿姨被她逗得哈哈大笑……

“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喊得山河震颤那会

儿，她俩随父母去了咸宁干校。

我一直牵肠挂肚，担心这一对娇嫩的小蓓蕾，经不起南方农村的酷暑严寒。当我接到他们全家即将归来的电报时，我是多么惊喜啊！

从火车上跳下来的小姐妹，已不是几年前那花团锦簇的小囡囡了。她们长高了，长大了，都全然一副小“五七战士”的模样了。一人一身带补丁的衣裤，一双泥糊糊的带着红胶泥的球鞋。胸前五花大绑似的交叉着书包带、水壶带、“红宝书”带……红黑的小脸衬着硕大无朋的破草帽，稚气的脸上，已有了早熟的、含辛茹苦的痕迹。

我禁不住鼻子发酸，强忍泪水笑道：“卫卫、星星，不认识满姨啦？”

“满姨好！”两人脚跟一并，小手一举，来了个军礼。

我一手一个揽在怀里问：“干校好吗？”

“开头不好，后来好了。”卫卫还是有问必答。

“愿意回来吗？”

“当然愿意！还是北京好玩儿。”

“星星，你呢？怎么不说话？”

“哪儿都行，只要能上学就好。”

“真是好孩子，这么爱读书！”我夸星星。

卫卫小嘴一撇：“哼，小白专！”

“谁是小白专？我干活比你还多呢！”星星嗓门儿很冲。

姐姐姐夫帮着一些老年同事搬运归置好了那些包包捆捆，来和我们会齐。听见小姐妹斗嘴，妈妈说“星星又要态度了！忘了姐姐照顾你啦？”

“她说我是小白专!”

“小孩子懂什么红专、白专的!别瞎吵了,快回家吧!”

一路上,平姐絮絮叨叨说着干校的生活,说得最多的当然是孩子,这是母亲永恒的话题呀!

“总算回来了!在那儿,我们四口儿分三处,卫卫星星在共产主义学校,和我们隔几十里路,又没车,全靠两只脚在烂泥里踩。不去看吧,又放心不下。好在卫卫懂事,会照顾妹妹。星星也能吃苦,就是脾气倔。两个都是红小兵……卫卫嘴甜,脾气好,跟谁都合得来。星星呢,连男孩子都怕她三分,就喜欢做功课,看书,老要我们出题给她做。唉,可惜赶上这种时候……”

是啊,这些从小聪敏好学的孩子,赶上这个科学被嘲弄,文明被践踏,“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是多么可悲啊!然而,更可悲的事还在后头……

沉重的枷锁

有苗不愁长。转眼之间，卫卫星星已长成两个婷婷玉立的少女了。卫卫从小爱美，又学会了打扮自己，什么新的旧的衣物，经她巧手翻改后，穿到身上，总是那么可体。小辫儿梳得松松的光光的，留着稀密长短适中的弯弯发帘，衬着粉白娇艳的肤色，扭着更加苗条婀娜的腰肢，带着那种半娇羞、半稚气，自我感觉良好的表情，常常引来赞叹的目光。

星星素来不修边幅，小不点儿时，是我和姐姐打扮她，后来是卫卫照顾她，现在全靠她自己修饰了。她的原则是，怎么省事怎么来。比方梳头吧，她是一边看书，一边编辫子，发缝是正是歪，辫子一粗一细也不在乎。穿着更不讲究，捡妈妈的，我的，卫卫的“剩落儿”，长也好，短也好，肥也好，瘦也好，穿上就算。鼻头，脸蛋蹭上墨水、粉笔，根本就不知道。有人提醒，她就大巴掌一抹了事。她老是忙，老是书不离手。“四人帮”那会儿，上学是“放羊”，卫卫乐得由着性子玩儿：跳猴皮筋儿，玩逮人儿，扔包儿，一玩就是半天。星星除了自己跑跑步，就是搬大人书架上的书瞎翻。“雄文四卷”看完了，那些马恩全集啃不动，就看高玉宝、雷锋、董存瑞、欧阳海的故事。有一次我偶尔带给她一

本《趣味数学》，把她乐得一蹦三个高儿，硬是从头到尾抄下来，才让我还给人家……

这对双棒似的姐妹，现在除了上学一块儿走，吃饭睡觉在一起，那距离可越来越远了。

那回我上她们家，还在楼梯上就听见她俩在吵架，我一敲门，声息全无。

来开门的是卫卫。她满脸是笑：“满姨，您来啦！好久不见了。”

星星装作看书，不理不睬。

我说：“哟，真用功哇！满姨来了，连眼皮儿都没工夫抬！”

她勉强招呼了一声，又埋头在书上了。我也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把你们的成绩册拿给我看看，全优的有奖。”

卫卫一面动手找分数册，一面笑道：“您甭看了，星星全优，得的奖状就有三张。”

“你呢？”

“一张也不趁。”

“成绩呢？”

“凑合。”

“姐姐老叫妹妹比下去，脸红不？”

“唉，人家‘份儿’呀！”

“你怎么不‘份儿’呀？”

“谁能像她？起早贪黑，头不抬眼不睁的。”

“你干嘛不使点儿劲儿呢？”

“费那劲儿干什么，反正是修理地球的命儿。”

“修理地球也要学问呀！总不能老是刀耕火种，人挖肩扛吧？”

“六、七十分儿，也够使的了。”

“卫卫，你刚多大？就这么油？冲你这思想还得往下出溜！”我有点火儿了。

卫卫低了头不言声儿。

我又说星星：“星星，你俩双棒儿似的，看到姐姐成绩不如你，也不说帮她一把。”

“怎么帮？人家比我还高一年哪！”

“那你就把对学习的想法，为什么这么用功，告诉告诉她。”

“得了，别看她笑咪咪的好脾气儿，蔫主意大着哪！她根本不听我的，有时还送我几顶大帽子。”

“有这事儿？”

“刚才我说她，别在镜子跟前照来照去臭美了，有那功夫看看书吧！她就说，老实当你的五分加绵羊吧！瞧瞧你那邋遢样儿！”星星数落着。

“本来就是！人家照镜子，碍你什么事儿了？哪个女孩子像你？小辫儿毛毛虫似的，脖子跟大车轴似的。”

我仔细看了一下星星，果真小辫儿毛烘烘的，脖子和耳根都变色了，不觉笑道：“卫卫说得也在理儿，姑娘家家的，也得收拾干净点。”

“那也比她花蝴蝶似的强！”

“我怎么花蝴蝶了？我穿什么啦？”

卫卫上穿粉底碎花衣，下着黑底大花裙，确实像只花蝴蝶儿。

“反正你够招人的了！”

“我招谁啦？你别胡诌八扯！”

“招的人还少哇？全是些成绩不好的！”

“你成绩好就了不起呀！就不许人家问难题啦？”

“就凭你那六七十分，还教别人！恶心！”

“恶心你就吐呗！六七十分就不能帮助人啦？都跟你似的，谁见了谁发怵，谁见了谁怕好哇！”

“怕我干什么？我又不吃人！知道你人缘儿好，为人厚道，成了吧？今天这个请看电影，明天和那个上公园，你就不怕碰上流氓？妈妈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女孩子少出去，省得惹事，你听吗？”

“我们一去一大帮，怕什么流氓？老师说了，咱不能在真空中呆着！”

“那你就疯跑去吧！出了事活该！”

小姐妹旗鼓相当，吵得不可开交。

我打断她们说：“别吵了！有话不会好好说吗？其实你们都有理，都是好意，干嘛非吵吵不可呢！”

“星星可了不起了，她谁也看不上，说话就训人，穷嚷嚷。”

“哎——就看不上你，就眼你嚷嚷！”

“都给我住嘴！听我说！”我呵斥道，大家都沉默了。

想起平姐早就要我同卫卫聊聊，我故意缓和地问：“卫卫念初三了吧？”

“嗯。”

“打算干嘛呢?”

“插队算了。”

“不是普及高中吗?”

“念书没劲!”

“什么有劲呢?”

“什么也没劲!”卫卫懒懒地说。

“玩有劲儿!”星星插嘴讥诮。

我瞪了她一眼，接着问：

“那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

“随大流，混呗!”

“混一辈子?你才十六岁，混到哪儿算一站呢?”

“混哪儿，算哪儿。”

“你小小年纪哪来这种怪思想呢?”

“跟大伙儿学的呗!现在谁不是混日子等天黑呀!”

“包括我，包括你爹、你妈?”

“不知道。”

“你没长眼睛吗?看不见爸爸妈妈每天熬夜?”星星又与卫卫短兵相接了。

“那管什么用?还不是当小编辑的苦命儿!”

“不当编辑当什么?”我惴惴地问。

“有能耐就当头儿!你看李茵她爸，一不是大学生，二没发过稿，现在是出版社的‘几把手’了!人家每天晚上不是看内部电影，就是打桥牌，多来劲儿!据说他错别字连篇，可我妈见了他，还得毕恭毕敬……”

“那你是想学李茵他爸罗？”我反驳不了，只有反问。

“咱没那能耐！谁叫咱摊上俩书呆子爹妈呢！”

“书呆子也比马屁塞子强万倍！”星星帮我出击了。

“嗨！小书呆子不爱听了！我问你，你成天拔尖要强，千好万好，为什么入不了团？人家李茵傻冒儿一个，贼坏贼坏，为什么一写申请就批了？”

“老师说，还要考验考验……”

“小傻子哎！姐姐告诉你吧！除非你能把我们姥爷的历史给改了，你这辈子也甭想入团！”

“卫卫！你瞎说些什么！姥爷跟你们有什么相干？你们没出生，他就死了……”

“那也有阶级烙印！学校都找到我妈机关去了，那天晚上，我半夜醒来，听我妈跟爸哭诉，说没想到自己背了一辈子黑锅，还要影响下一代……”

星星瞪着两只大眼睛，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那眼神充满惊异和悲伤。

我的心酸痛了，忍不住厉声打断卫卫：

“别说了！不许说了！”

星星失神地，可怜巴巴地问：“满姨，是真的吗？真是这样吗？”

我一把将她搂进怀里，语带哽咽地劝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

星星浑身颤抖着，呜呜噎噎哭出声来。

我除了抚摸那个毛烘烘的美丽的脑袋，又能做什么呢？这沉重的精神枷锁，我们已经戴了一辈子了，难道还要

传宗接代?! 难道一个人的罪孽，用他本人的生命抵偿了还不够，还要搭上子孙后代的前途命运？更何况还是些莫须有的罪名？可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儿长大的，但自从懂事以来，便自惭形秽，低人一头，兢兢业业想以毕生的努力“脱胎换骨”，默默地无辜地忍受着政治的炎凉和无形的歧视还不够，还要殃及后人！十恶不赦的罪犯尚且有以死解脱的一天，难道这不由人选择的家庭包袱，竟要世代相传，永无尽期地背下去么？可是，现实不让我沿着这条思路往下想，一个十六岁就看破红尘的孩子，正目光炯炯地盯着我，一个素来要强上进的孩子正在无助地嘤嘤哭泣。我应该压下满心委屈，应该说点什么，哪怕是为哄小孩，言不由衷地说点什么……

“姥爷太伟大”

忽然，门帘一掀，虹虹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出现在门口。

她是我们姐妹所有的孩子中的老大。只见她穿着水蓝色绣花的确良短袖衫，米黄派力斯筒裤，白皮凉鞋紧紧地勾勒出一双纤秀的脚，她比小时候出落得更加白净俊俏了。

虹虹像报幕员一样伫立在门边，流星似的眼风一扫屋内，得体地笑着问候：“真巧，都在！满姨，老没见了，您好呀！”

“好好，你爹妈都好吧？”

“好什么呀，穷忙呗！”她随口应着，走到一张椅子边捞过一块干布擦了擦凳子面，才派里派头地坐下，将膝头弯成一百二十度，既不会破坏裤线，又显着坐姿优美。然后，才笑吟吟地说：“卫卫、星星，怎么连姐姐都不叫一声儿？”

“大表姐学会挑礼儿了！”卫卫说。

虹虹却盯着缩在我背后的星星：“星星，怎么哭啦？”

“谁哭来！”星星噙声噙气地否认。

“大眼睛红得跟小白兔的眼睛一样，还说没哭！满姨，她怎么啦？”

“还不是为入团的事！”卫卫回答。

“不批，是不是？”

我点了一下头。

“唉！为这个值当掉眼泪吗？不入更好！省得受限制，让那些小马屁塞子儿入去吧！咱们不稀罕！”虹虹大大咧咧地哄慰星星。

“小虹，说话别伤众，什么小马屁塞儿！”

“哎哟，我的‘马列’姨儿，您还这么维护团的荣誉哪！可惜您连个超龄团员都不是！”

这小鬼，硬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的脸发烧了。

卫卫心眼儿好，为我打抱不平了。“虹姐真刺儿头！连满姨也刺儿上了！入不了团，能怪满姨吗？”

“论的就是这个理儿呀！像满姨，平姨和我妈，一个赛一个的进步，比党员还党员，可就是入不了党。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出身不好！我也是过来人，上学那会儿，我比谁不积极上进？支部全体通过，校总支却死活不批！还让我好好批判姥爷，我就使劲儿上纲上线批，又说我不具体深刻。我连姥爷脸黑脸白，是胖是瘦都没见过，怎么具体深刻呢？开始，我还真想批深批透，找了好多书作参考。可是，批来批去我就乐了……”虹虹说到这儿，真的噗嗤乐了，露出一口碎玉似的小牙。

“乐了？乐什么呢？”卫卫追着问。

星星也止了泪，伸长脖子听。

虹虹又喝水，又扇扇子，故意卖了会儿关子，才说：“因为我发现，发现我姥爷太伟大了！”

“小虹，不好在妹妹面前胡说八道！”